

Sai'chang laoshou



(美)西德尼·谢尔顿

马凤高 译

赛场老手

鹭江出版社



赛场老手

〔美〕西德尼·谢尔顿

郭风高 译

鹭江出版社

Sidney Sheldon

Master of the Game

根据 Pan Books Ltd. 1986年版译出

赛场老手

西德尼·谢尔顿 著

郭风高 译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莲花北路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插页 347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0

ISBN 7—80533—003—4/I·1

书号: 10422·40 定价: 3.10元

目 录

序 幕	凯特 1982.....	(1)
第一卷	杰米 1883—1906.....	(7)
第二卷	凯特和大卫 1906—1914.....	(153)
第三卷	克鲁格—布伦特有限公司 1914—1945.....	(201)
第四卷	托尼 1946—1950.....	(231)
第五卷	伊芙和亚历山德拉 1950—1975.....	(295)
尾 声	凯特 1982.....	(469)

序 幕

凯 特

1982



宽敞的舞厅里挤满了凯特熟识的鬼魂，它们也来庆祝她的生日。凯特·布莱克韦尔看着这些鬼魂与有血有肉的活人交织在一起。她觉得眼前的一切如空幻的梦。那些来自地府的鬼魂与戴着黑色领结、身穿光灿灿的长晚礼服的活人一起沿着舞厅四周翩翩起舞。此时此地，在这缅因州达克港边雪松山庄的舞厅里有一百来人，那些鬼魂还不计在内，凯特·布莱克韦尔内心不无苦楚地想。

她是个身材苗条而又娇小的女人，举止端庄，使她看上去比实际要高。她有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脸庞。那威严的轮廓，淡灰色的眼睛，倔强的下巴，是她那苏格兰人和荷兰人祖先的混合物。她的白发至今仍很好看，昔日曾是乌黑华丽，浓密垂肩，象小瀑布一样美。那象牙白色的天鹅绒衣服下，她的肌肤毕竟呈现出年老的痕迹。

凯特·布莱克韦尔想：我不觉得自己已经九十岁。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她注视着那些翩翩起舞的鬼魂，“他们知道，他们是我那已经逝去的年月的一个部分，是我一生的一个部分。”她看见了班达，他那骄傲的腮闪闪发光。她还看到她的丈夫大卫，她钟爱的大卫，看上去那么高大，那么年轻而英俊。她第一次爱上他的时候，他就是这副模样。这时他不正冲着她微笑吗？她多么希望大卫能活着见到他的外曾孙。

凯特扫视着整个大厅，寻找她的外曾孙，最后看见了。他正站在管弦乐队旁边，看着那些乐师演奏。他长得真够漂亮，快八岁了，金色的头发，穿一件黑色天鹅绒外套，一条格子花呢的裤子。麦格雷戈的画像就挂在大理石壁炉的上方。罗伯特长得跟他的外曾祖父杰米·麦格雷戈一模一样。罗伯特象感觉到她在注视

着自己，转过身来。凯特挥手要他过来。这时，她手上那颗二十克拉重的钻石在水晶吊灯的辉映下闪闪发光。这是她父亲将近一百年前从海滩上的沙地里挖到的。凯特乐滋滋地看着罗伯特从跳舞的人群中挤过来。

凯特想：我是过去，他是未来，总有一天我的外曾孙将接管这克鲁格—布伦特有限公司。他来到她的身边。

“生日过得愉快吗？外曾祖母？”

“愉快。谢谢你，罗伯特。”

“那管弦乐队真棒。可惜指挥实在差劲。”

凯特一时摸不着头脑，接着她双眼一亮。“噢，我想你的意思是说它很好。”

罗伯特对着她咧着嘴笑。“对了。你看起来确实不象九十岁。”

凯特·布莱克韦尔噗哧一笑。“在你面前，我就不觉得自己有那么老。”

他把手放在她的手里，两人一声不吭地坐着，感到心满意足。相差八十二岁的两个亲人坐在一起，更增添了一种亲密感。凯特转过脸去看着她的孙女跳舞，毫无疑问，她和她的丈夫是舞厅里最漂亮的一对。

罗伯特的母亲看到儿子和自己的祖母坐在一起，心想：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她不会衰老。谁也不知道她历经了多少沧桑。

音乐停了，乐队指挥说：“女士们，先生们，我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年轻的罗伯特少爷。”

罗伯特捏着外曾祖母的手，站起身，朝钢琴走去。然后，他坐下来，显得严肃而又全神贯注，他的手指在琴键上飞舞，演奏着史克里亚宾^①的曲子。那乐曲宛如水面上闪烁的月光。

他母亲边听边想：他是个天才，他会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他

① (1872—1915) 苏联作家与钢琴家——译注。

不再是她的孩子了，他将属于整个世界。罗伯特演奏完毕，全场响起了热烈的、真诚的掌声。

晚会之前，在室外宴请了大家。大花园里张灯结彩，装扮得象节日一样。乐师们在平台上演奏，男管家和女佣人在宴席间穿梭来往，安静而干练地保证盘满杯盈。席间宣读了美国总统的贺电。最高法院的法官向凯特祝了酒。

州长赞颂她：“……凯特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最了不起的女人。她慷慨解囊，给全世界几百个慈善事业的捐款简直成了传奇故事。布莱克韦尔基金对保护五十几个国家人民的健康和改善他们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用已故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话来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受过一个人那么多的恩惠。’我荣幸地认识了凯特·布莱克韦尔……”

凯特想：去你的吧！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他简直象在称颂哪一位圣人。要是这些人了解了真正的凯特·布莱克韦尔后，会怎么说呢？我是个小偷的孩子，还不满一岁就被人绑架。要是我让他们看了我身上的子弹伤疤，他们会怎么想呢？

她转过脸去，看看那位曾企图把她打死的男子。凯特的视线又从他身上移开，朝阴暗中那个把纱巾蒙住脸的女人望去。远处传来一阵雷鸣。州长结束了他的发言，并把凯特介绍给大家。她站起身，看着围坐在餐桌边的宾客。她开始讲话，声音坚定有力。“我比你们大家多活了几岁。正如现在的年青人说的，这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我很高兴自己能活到现在，因为要不然，今晚我就不能同诸位共聚一堂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从遥远的国家来到这儿，一路上一定够辛苦的。我总不能要求大家也有象我一样的精力。”全场大笑，大家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的光临，这将使我终生难忘。你们要休息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其余的人可以到舞厅参加舞会。”又是一阵雷

鸣般的掌声。“我建议大家到室内去吧，免得被一场缅因州的暴雨淋了。”

这时，盛宴早就结束，舞会也已散场，宾客们各自休息去了。只剩得凯特孤零零一人，只有那鬼魂与她相伴。她坐在书房里，回味着过去的时光。突然，她感到一阵沮丧。她想：再也没人来叫我凯特了。他们全都走了。她的世界已经凝缩了。大概是朗费罗^①曾经这么说过：对往事的回忆犹如树叶在黑暗中沙沙作响，带来阵阵悲伤。她就要进入那黑暗，但目前还不。凯特又想：我仍然得把我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做完。耐心等吧，大卫，我很快就要和你在一起。

“外曾祖母……”

凯特睁开双眼。全家人进来了。她望着他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那双眼睛犹如一部照相机，无情地把一切尽收眼底。她想：我的一家。一个是凶手，一个是古怪的人，还有一个是疯子。布莱克韦尔家的血脉啊！这难道就是这么多年来的希望吗，这难道就是这么多年受苦受难的结果吗？

孙女站在一旁说：“有什么不舒服吗，祖母？”

“我有些累了，孩子们。我想去睡。”她站起身，朝楼梯口走去。就在那时，传来一声雷鸣，暴风雨来了。雨点犹如机枪子弹打在玻璃窗上，哒哒直响。全家人看着老太太走到楼梯顶上，她走起路来笔挺挺的。依然那么有精神。一道闪电过后便是霹雳一声巨响。凯特·布莱克韦尔转过身来看着他们，接着学着她先父的口音说：“在南美，我们经常把这叫狂风雷暴。”

那过去的和现在的又都消失了。她穿过走廊走进卧室，在她的周围是那些熟悉的、令她感到慰藉的鬼魂。

^① (1807—1882) 美国著名诗人。

第 一 卷

杰 米

1883—1906



“天哪，这的确是狂风雷暴！”杰米·麦格雷戈说。苏格兰高原的暴风雨伴着他长大，可他从未见过这么猛烈的狂风和暴雨。午后，一阵风沙突然铺天盖地遮住了整个天空，白天顿时变成了黑夜。一道道闪电不时地划破灰蒙蒙的天空，它似乎把空气都烧焦了，闪电过后就是隆隆的雷声。接着便是滂沱大雨，那一大片帐篷搭的、洋铁皮围的破房子统统被摧垮，克利普德里夫特泥泞的街道顿时变成了汨汨泥流。天空中不时传来阵阵震耳欲聋的雷鸣，犹如天国里战争的炮声。

杰米·麦格雷戈眼看他那土坯建的房子就要化成泥浆，赶紧躲到一边。他想，这个克利普德里夫特镇是否保得住呢？

克利普德里夫特实际上算不得一个镇，它是由许多横七竖八的帆布架的房子组成的村庄。瓦尔河两岸排满了帐篷，棚屋和马车，好不热闹。这儿住着的全是些红了眼的梦想家，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南非，都是因为同一样东西着了魔——金刚石。

杰米·麦格雷戈也是一位这样的梦想家。他才十八岁，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头，金色的头发，有一双淡灰色的眼睛。他足智多谋，性格开朗十分惹人喜爱。

他从苏格兰高地他父亲的农场出发，经过爱丁堡、伦敦、开普敦，最后到了克利普德里夫特，行程将近八千英里。他毫不遗憾地放弃了和他兄弟一起帮着父亲耕作的农场的那一份财产，他知道自己将会得到一万倍的报偿。他放弃了太平安稳的生活，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异国。因为，他一心想着发财致富。杰米不怕苦，

可是尽管在阿伯丁以北自家那个砾石满地的农场上辛勤耕耘，收获的东西却极为有限。他和他的哥哥，姐姐玛丽，还有父母起早摸黑地干，也仍然拿不出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来。他曾到爱丁堡赶过市集，看到钱能买那些漂亮得惊人的东西，只要你身体健康，金钱就能让你生活得舒适安逸。杰米的许多朋友、邻居生活在贫穷之中，而且死于贫穷。他已经瞧够了。

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到南非大发金刚石横财的最新消息时，是何等激动。那儿已经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就埋在松散的沙地里。据说，整个南非就是一个聚宝箱，等着人们去把它打开。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晚饭过后，他把这消息告诉全家人。当时他们在木头搭起来的简陋的厨房里，饭桌上的东西还没有收拾走。他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既有些胆怯，又充满了自信：“我要去南非找金刚石，下星期就走。”

五双眼睛一齐盯着他，象是认为他疯了。

“你要去找金刚石？”他父亲问，“小伙子，你准是闹着玩吧。那不过是神话故事，是魔鬼用来诱惑好人，不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干活而使出的伎俩。”

“你干吗不说说哪来钱做路费？”他的兄弟伊恩说，“要跨过半个地球呢。可你一个子儿也没有。”

“要是有了钱，”杰米回嘴说，“我就不必再去找金刚石了，你说对吗？那儿的人都没有钱，大家跟我一个样。我长着个脑袋，我身强力壮，我准会如愿。”

他姐姐玛丽说：“安妮·科德会伤心的。她希望有一天能做你的新娘，杰米。”

杰米很尊敬他的姐姐，她二十四岁，可看上去有四十岁模样。她身上至今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我要改变这一切。”杰

米暗暗下了这个决心。

他母亲默默地把盛着吃剩的羊杂碎布丁的盘子收起来，拿到铁水槽那里去。

当晚，她来到杰米床边，轻轻地把一个手放到杰米的肩头上。她给了他力量。“孩子，你爱去就去吧，到底是否真有金刚石，我也不知道，不过要是果真有的话，你会找到的。”她从身后拿出一个破旧的皮袋子。“我攒了点钱，你不要对别人讲，上帝保佑你，杰米。”

杰米往爱丁堡进发时，袋子里有五十英镑。

一路上，杰米·麦格雷戈历尽了艰辛，他几乎费了一年功夫才到南非。在爱丁堡，他到一家劳工人饭店当跑堂，攒了五十英镑。然后，他就往伦敦进发。伦敦的一切，使他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到处是华丽的两轮双座马车，车上尽是些漂亮的女人，她们头戴高高的帽子，身穿宽大的裙子，精致的小靴上钉着高高的钮扣。他惊异地看着那些女人们从车上下来，走进伯林顿街的商店。商店里尽是光灿灿的银餐具，还有衣服、毛皮、陶器。

杰米在菲茨罗伊街三十二号小客栈住下，每周房租十先令，但这已是最便宜的了。白天，他整天在码头，寻找能把他载去南非的船只。晚上，他就逛逛这神奇的伦敦。一天晚上，他看到威尔士王子爱德华打边门走进靠近修道院花园的一家饭店。有个年轻女郎挽着他的手臂。她头戴插花的高帽子。杰米想，他姐姐戴了这帽子该有多么漂亮。

他参加了一场在水晶宫举行的音乐会。那水晶宫是为1851年大博览会建起来的。他参观了德鲁里街剧场，还曾在幕间休息时溜进萨沃伊剧院，它是英国第一家采用电灯照明的剧院。有些街道也用电灯来照明。杰米听人说人们可以通过一种新发明的神奇

的机器同城市那边的人讲话，它叫做电话。杰米感到，他在走向未来。

尽管英国有那么多的新发明，城里有那么多的娱乐场所，但那年冬天，它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街上到处是失业工人，人们在挨饿。经常有群众游行和街头斗殴。杰米想：我得离开这儿。我是为了摆脱贫穷才出来的。第二天，杰米签了合同，成了一名“沃尔默宫城堡”号船上的仆役，朝南非的开普敦而去。

他们在海上行驶了三个星期，为了添加燃料，只在马德拉群岛和圣海伦娜岛靠过岸。隆冬季节，海面波涛汹涌。杰米一开始就晕船，但他还是乐观自信，因为他觉得每过一天，就靠那块宝地更近了一点。船驶经赤道，气候变了。当他们到达非洲海岸时，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又热又潮。

“沃尔默城堡”号在凌晨时抵达开普敦。海船小心翼翼地穿过罗本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峡，最后在特布尔湾下了锚。

太阳升起来了，杰米站在甲板上。清晨，雾气散尽，特布尔高山的美景展现在眼前，看着这一切，他心醉神迷。他到了。

船一靠码头，就有一群模样极怪的人来甲板上窜上窜下。杰米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是各家旅馆派来招徕顾客的——有黑种人，黄种人，棕色肤种人，白种人。他们争抢着把行李背走。小孩子们前后奔跑，叫卖报纸、糖果、水果等东西。赶马车的人吆喝着招徕生意。那些小商小贩和那些推着车子卖饮料的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空中飞着许多又大又黑的苍蝇。水手和搬夫你推我撞不住地打着招呼，从人群中挤来挤去。整个码头一片喧闹，一片混乱，那些人用杰米从未听到过的语言讲着。叽哩咕噜，他一句也听不懂。

杰米发觉，开普敦与别的城市大不一样，房屋的样子各不相同，用砖和石头砌成的二层楼或三层楼的大货栈旁边，就有一家镀锌铁皮搭起来的小餐馆，再过去就是土制厚玻璃板做窗户的珠宝商店。紧挨着珠宝商店，就有一家小小的水果店，旁边便是一家行将倒塌的烟草店。

杰米被街上蜂拥拥挤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吸引住了。他看到有个卡菲尔族人^①穿一条老式的苏格兰高地人穿的格子呢紧身裤，他的衣服原是个袋子，上面划了三个口子，好让头、手伸出来。他跟在两个手拉着手的中国人身后。中国人身穿蓝色长衫，头戴尖顶草帽，帽子里藏着一根认真地盘起来的辫子。街上还有粗壮的布尔族^②农民，红红的脸，头发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他们的马车载着马铃薯、玉米和阔叶蔬菜。男人穿棕色的平绒裤子和外套，头戴宽边软毡帽，嘴里还衔着一根长长的陶制烟斗。他们走在女人前面，那些女人穿一身黑色服装，戴着厚厚的黑色头巾和黑绸的突缘女帽。头上顶着一大包脏衣服的信印度拜火教的女洗衣工往穿着红色制服戴着头盔的兵中间挤过去。这景象真吸引人。

杰米一上船就按照船上的一个水手说的，找到了那家能供他吃、住的客栈。房东是个又矮又胖、胸脯丰满的中年寡妇。

她打量了杰米一遍，微笑着用本地话说：“你们找金子吗？”

他脸色一红。“对不起，我——听不懂。”

“英国人，嗯？你来找黄金？还是金钻石？”

“金钻石。夫人。”

她一把将他拉进门。“你会喜欢这地方的。我给你们这些年青人提供种种方便。”

① 南非班图族的一种黑人，讲班图语。

② 荷兰人的后裔。